

刘大钧 著

周易概論

李祥題



周易概論

李禎題



# 周易概论

刘大钧 著

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 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 8.5印张 2插页 141千字

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7,500

书号 2206·36 定价 1.95 元

## 序

《周易》是一部具有神秘性的古书，自汉魏以至近代，解《易》之书约有几百种，然而《周易》书中仍有一些难解之谜。刘大钧同志钻研《周易》多年，以其心得写成《周易概论》，对于有关《周易》的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。刘大钧同志认为研读《周易》，既须重视训诂，亦应兼重象数，以为“今天讲解经文，应以训诂为主，又要兼顾一些从经文自身中仍可看出的取象”，并且举出确凿的证据，断定“《周易》的作者肯定使用了《易》象中的反对之象”。这些见解都可谓精审。书中考察了古代许多占筮故事，指出：“所占卦爻辞的吉凶对于占卦者没有多大意义，解卦之人愿说吉，就可找到吉的理由，愿说凶，就可以找出凶的原因。”由此论证占筮的迷信性质，尤属切当。关于《周易大传》的著作年代，刘大钧同志基本同意我在拙作《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》中的论断，并作了重要的补充，以充分的论据证明《文言》早于《系辞》，《彖》又早于《文言》，《大象》更早于《彖》，这些考证亦

确属有理有据。惟以为《说卦》早于《系辞》，甚至早于《彖》，恐还有可商之处。按《说卦》首段云：“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，穷理尽性以至于命。”又云：“将以顺性命之理。”这里使用了“道德”、“性命”等复合词，这类复合词不见于《孟子》及《庄子内篇》，而屡见于《庄子外篇》和《荀子》，应是战国后期的用语。所以，至少《说卦》的第一、二段应晚于《庄子内篇》，而与《庄子外篇》属于同一时代，而不可能早于《系辞》的大部分章节。这些问题可以再作进一步的探索。

刘大钧同志虚心征求我的意见，我看了这部《周易》研究的新成果很高兴，于是略赘数语如上。

张岱年序于北京大学

一九八三年八月

## 目 录

序 .....	张岱年 ( 1 )
《周易》泛说 .....	( 1 )
关于《周易大传》 .....	( 11 )
关于《易》象 .....	( 38 )
关于卦变 .....	( 69 )
关于占筮 .....	( 93 )
《左传》《国语》筮例 .....	( 109 )
变占探讨 .....	( 136 )
历代《易》学研究概论 ( 上 ) .....	( 143 )
历代《易》学研究概论 ( 下 ) .....	( 185 )
附录: 一、《周易》古经 .....	( 227 )
二、主要参考书目 .....	( 261 )
后记 .....	( 264 )

## 《周易》泛说

### (一)

《周易》一词，最早记载于《左传》。如《左传·庄公二十二年》：“周史有以《周易》见陈侯者。”《左传·襄公九年》：“姜曰：‘亡，是于《周易》曰“随，元亨利贞……”。’”《左传·昭公七年》：“孔成子以《周易》筮之。”都可证明在春秋时代，或者更早，已有《周易》的书名了。

那么，这本书为什么要称做《周易》呢？古人对此是做过许多讨论的。

早在汉唐时代，仅《周易》的“周”字就有两解。

据《周礼·大卜》：“大卜……掌三易之法，一曰《连山》，二曰《归藏》，三曰《周易》。其经卦皆八，其别皆六十有四。”东汉人郑玄在其《易赞》中说：“夏曰《连山》，殷曰《归藏》，周曰《周易》。”

“《连山》者，象山之出云，连连不绝；《归藏》者，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；《周易》者，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。”

郑玄解《周易》的“周”字为“易道周普无所不备”。这与《系辞》之“变动不居，周流六虚”及《韩非子·解老》所说“圣人观其玄虚，用其周行”是相一致的，因而在唐人陆德明的《经典释文》中得到进一步确认：“周，代名也，周至也，遍也，备也，今名书，义取周普。”

但是，另一位唐人孔颖达不同意这种说法。他在《周易正义》序文里说：“郑玄虽有此释，更无所据之文……案《世谱》等群书，神农一曰连山氏，亦曰列山氏。黄帝一曰归藏氏。既连山、归藏并是代号，则《周易》称‘周’，取岐阳地名，《毛诗》云‘周原膃膃’是也。”

孔颖达解《周易》的“周”字为“代号”，是指的周朝。这种说法影响很大，至今还有人以为《周易》就是周朝写的《易经》——这为另一解。

再说《周易》的“易”字。

《易纬·乾坤凿度》：“易名有四义，本日月相衔。”

郑玄：“易者，日月也。”

《说文》：“秘书说曰‘日月为易，象阴阳



也’。”

《参同契·乾坤设位章》：“日月为易，刚柔相当。”

《经典释文》：“《易》，经名也。虞翻注《参同契》云‘字从日下月’。”

汉人“日月为易”的说法究竟对不对呢？让我们看一下写于战国时代的《系辞》是怎么说的。《系辞》说：“《易》者，象也。象者，像也。”又说：“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。”“悬象著明，莫大乎日月。”“仰则观象于天。”

很清楚，《系辞》认为“易”成於“象”。又是“在天成象”，天象莫大於日月。故“日月为易”的说法，正与《系辞》符合。可以说，汉人对“易”字的解释，是有根据的，此说可取。

案《周礼·大卜》贾疏，《连山》以《艮》卦为六十四卦之首，艮为山，故称《连山》。郑玄说：“《连山》象山之出云，连连不绝。”即指此。《归藏》以《坤》卦为六十四卦之首，坤为地，万物以地致养，又回到地中去，因此，郑玄说：“《归藏》言万物莫不归于其中。”《周易》以《乾》卦为六十四卦之首，乾为天，“易”字又为日月。所谓《周易》者，即日月之道普照周天。故郑玄说：“《周易》者，言《易》道周普，无所不备。”

《周礼·大卜》贾疏也认为：“《连山》《归藏》皆不言地号，以义名《易》，则‘周’非地号，以《周易》以纯《乾》为首，乾为天，天能周币於四时，故名《易》为‘周’也。”就这样，贾公彦反驳了孔颖达认为《周易》的“周”字，是“取岐阳地名”。指“周原膺膺”的说法。

据上所考，我们认为：《经典释文》从汉人之说，谓“周”字“遍也，备也，今名书，义取周普”，这是正确的。

## (二)

庄子说：“《易》以道阴阳。”这话是对的。

《周易》经文中虽无一字谈及阴阳，但它用“—”表示阳爻，用“--”表示阴爻，由三个阳爻或三个阴爻，及一个阳爻与两个阴爻，两个阳爻与一个阴爻的不同排列，构成了八经卦（又称八卦）。这所谓八经卦就是：乾☰、坎☵、艮☶、震☳、巽☴、离☲、坤☷、兑☱。

再由此八经卦的互相重合，组成六十四别卦，而在每卦的卦名经文之前，标出该卦的卦画，以此显示该卦的阴阳变化。

由八卦相重而得六十四卦，此即《系辞》中所谓

“八卦相荡”。一部《周易》的经文，最初仅由这六十四卦的卦辞和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辞组成（另外加《乾》《坤》卦“用九”与“用六”）。

那么，重卦究竟起于何时？古人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众说不一：王弼说伏羲开始重卦，郑玄说神农，还有说大禹的。司马迁、班固、扬雄、王充则认为文王才开始重卦。

案《尚书·周书·洪范》：“择建立卜筮人，乃命卜筮。”则周朝或周之前即已重卦是可信的。《周礼·大卜》既称“三易”之经卦皆八，其别卦六十有四。如前所述，“三易”中的《连山》《归藏》又相传是夏、殷时的筮书，此说虽无确证，但由此可见，重卦可能已有久远的历史。而据《系辞》：“作结绳以为罔罟，以佃以渔，盖取诸离。”此处肯定是指《离》卦☲。如不重卦，只以经卦离☲何以能象“罔罟”？所以，依据《系辞》之说，重卦当是伏羲时的事情。又，《淮南子·人间训》：“伏羲谓之六十四变。”也认为伏羲重卦。伏羲是传说中的人物，伏羲重卦当然也是传说，但由这点可以看出：由八卦相重为六十四卦，其由来已久，我们认为起码发生在西周之前。

自阴阳爻画组成八卦，至八卦重为六十四卦，最后到《周易》全书的完成，这中间恐怕有一个较长的历程。特别是卦辞和爻辞的产生，必定经过了多人的采

辑、订正和增补，最后到殷末周初才成为今天的样子。

因此，《周易》这部书的作者，从卦画的绘制到卦、爻之辞的写成，不大可能仅仅是一个人所作，应该是几代人的集体创作。

### (三)

在先秦，《周易》称上下“二篇”。《系辞》：“二篇之策，万有一千五百二十。”《晋书·束皙传》：“其《易经》二篇，与《周易》上下经同。”可证。

至汉，还有称“篇”者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“文王重《易》六爻作上下篇。”《易纬·乾凿度》：“故上篇三十，所以象阳也，阴道不纯而偶，故下篇三十四，所以法阴也。”

孔颖达《周易正义卷首》：“但子夏传云，虽分为上下二篇，未有经字。”他认为：“案前汉孟喜《易》本云，分上下二经。是孟喜之前已题经字。”

考《汉书·儒林传》：“费直……徒以《象》《象》《系辞》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。”

《后汉书·荀爽传》：“文王作《易》，上经首《乾》《坤》，下经首《咸》《恒》。”

韩康伯注《序卦》曰：“先儒以《乾》至《离》为上经，天道也。《咸》至《未济》为下经，人事也。”

据上所考，可证孟喜以来，人们已称“上下经”。故唐人孔颖达谓“孟喜之前已题经字”是可信的。其具体时间大致可考定在田何、孟喜之间。

《周易》上篇由《乾》《坤》《屯》《蒙》《需》《讼》《师》《比》《小畜》《履》《泰》《否》《同人》《大有》《谦》《豫》《随》《蛊》《临》《观》《噬嗑》《贲》《剥》《复》《无妄》《大畜》《颐》《大过》《坎》《离》共三十卦组成。

下篇由《咸》《恒》《遯》《大壮》《晋》《明夷》《家人》《睽》《蹇》《解》《损》《益》《夬》《姤》《萃》《升》《困》《井》《革》《鼎》《震》《艮》《渐》《归妹》《丰》《旅》《巽》《兑》《涣》《节》《中孚》《小过》《既济》《未济》共三十四卦组成。

两篇合起来，总计六十四卦。

在这两篇中，凡阳爻称“九”而阴爻称“六”。一卦的阳爻自下而上为初九、九二、九三、九四、九五及上九；一卦的阴爻自下而上为初六、六二、六三、六四、六五及上六。另外，《乾》《坤》两卦还有“用九”与“用六”，以示阳爻与阴爻的变化。

其实，最初《周易》卦爻中并无“九”“六”之称。即便到了春秋时代，由《左传》《国语》的记录看，人们用《周易》占事或论事，在分析卦爻时，仍无

“九”“六”的称呼。至后人作“十翼”，这才出现了“九”“六”之称。如《象》《坤》：“六二之动，‘直’以‘方’也。”“用六‘永贞’，以大终也。”《文言》亦称“乾元用九，天下治也”云云。可见“九”“六”称谓的出现，应与《象》《文言》同期，或者还早。

当初，《周易》一书的内容，只是这上下二篇，共六十四卦的卦辞和爻辞而已（另外《乾》《坤》二卦加“用九”“用六”之辞）。

自西汉始，人们将《周易》名之谓《易经》，同时，为其作注的“十翼”也列为经文了：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“《易经》十二篇，施、孟、梁丘三家。”颜师古注：“上下经及十翼，故十二篇。”此即其证。

由《汉书·艺文志》看，那时经分上下两篇，传为十篇，共十二篇。尚经与传分开，各成篇幅，不相附属在一起。至东汉人郑玄，将“经”“传”合于一书。《三国志·高贵乡公传》：“帝又问曰：‘孔子作《彖》《象》，郑玄作注，虽圣贤不同，其所释经义一也。今《彖》《象》不与经文相连，而注连之，何也？’俊对曰：‘郑玄合《彖》《象》于经者，欲使学者寻省易了也。’帝曰：‘若郑玄合之，于学诚便，则孔子曷为不合以了学者乎？’……”

《三国志》中记载的这段问答，是郑玄合《彖》

《象》于经的明证。郑玄虽然“欲使学者寻省易了”而将《彖》《象》与经文合在了一起，但当时尚“《彖》《象》不与经文相连”，也就是说，经文与《彖》《象》虽然合成一书，但各自成篇，并不像现在这样，把《彖》《象》再按六十四卦拆开，连于每卦的卦辞爻辞之后。

直至魏晋时期，王弼才把《彖》《象》按六十四卦拆开，分别配于每卦的卦辞与爻辞后面，又将《文言》拆开、附于《乾》《坤》两卦之后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的样子。

到宋朝，邵雍恢复古《易》原貌（见《古周易》通志堂经解本，《邵氏闻见后录》亦曾提及）朱熹亦弃王弼本不用，用吕祖谦本，依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“《易经》十二篇”之数，从颜师古“上下经及十翼”之旨，写成《周易本义》（以下简称《本义》），其书以上下经为两卷，“十翼”自为十卷，共十二卷。

朱熹一方面在注《易》的形式上复古，另一方面又在其内容上创了新：他将宋人所造“河图”“洛书”等所谓“图”“书”列于《本义》卷首，使之地位显著。明、清之儒跟着照抄，以至后人皆以为“河图”“洛书”等也是《周易》一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了。

以后，宋人董楷撰《周易传义附录》，因程颐《易传》用王弼本，朱熹《本义》用吕祖谦本，遂割裂《本

义》散附于《易传》之后。至明永乐年间，明成祖修《五经大全》，因《周易大全》采用程、朱二本，故仍沿其误，并广为流传。所以，我们今天所见《本义》的格式，乃后人袭程传次序作为《本义》次序而编成。

明、清之儒虽多宗此本，但像明儒何楷撰《古周易订诂》，却仍将经与传分开，以复古本之意。至清，康熙命李光地撰《周易折中》，又将经与传分开，进一步纠正了《周易大全》在编次上造成的混乱。

所以，今天《周易》一书实分两部分：一部分是《周易》经文上下篇，一部分是“十翼”，即《周易大传》十篇。



## 关于《周易大传》

### (一)

所谓《周易大传》，古人通称“十翼”。

“十翼”之名，最早见于《易纬·乾坤凿度》：“孔子……五十究《易》，作十翼明也。”它包括《象·上》《象·下》《象·上》《象·下》《系辞·上》《系辞·下》《文言》《说卦》《序卦》《杂卦》共十篇。是古人解释发挥《周易》卦名、卦辞和爻辞的权威著作。

在先秦，人们已将这种解释、发挥《周易》卦爻之辞的文字，称作《易传》。《战国策·齐宣王见颜斶》载颜斶说：“是故《易传》不云乎：‘居上位未得其实，以喜其为名者，必以骄奢为行。据慢骄奢，则凶从之。是故无其实而喜其名者削，无德而望其福者约，无功而受其禄者辱，祸必溼。’故曰：‘矜功不立，虚愿不至。’”